

2925398

# 由奴隸到英雄

胡宗鐸等作

北京書局印行

東北書局印行

由奴隸到英雄

胡宗鏐等作

東北書店印行

# 目 錄

在『大石房子』裏	(一)
李慶章訴苦摘錄	(七)
李海山訴苦	(九)
老曲頭吐盡了苦水	(一四)
地主惡霸豺狼心	(二一)
當了十六年牛馬	(二五)
由奴隸到英雄	(三〇)
墳	(三四)
買來當驢使喚！	(三九)
說不完的痛心事	(四一)
孩子們的訴苦	(四三)
窮孩子是怎樣長大的	(四八)

## 在『大石房子』裏

胡宗鐸

這座大樓房的門前有一個圍圃，現在雖然被白皚皚的雪遮掩着一層，但雄立在裏面枝幹上積着厚雪的樹，比在百花盛開時節反而莊嚴的多。它的左右有一條平坦的馬路，成半圓形伸到它的後面，通到這座大樓房的門前。這條路上的雪完全被汽車壓得緊貼在地皮，上面鮮明的留下了錯綜的汽車輪子印。這座房子就是被哈市幾十萬人叫慣了的『大石房子』；有名的用石頭建築成的『鐵路總局』房址。今天在這裏面，設祭着電務段工友受苦難死亡家屬的靈堂。

把窮人的靈堂，搬到『大石房子』裏，這還是第一次；就是祭祀窮人，早頭也沒見過。過去也祭祀過，可是那都是大肚皮。

我一步一步走上台階，正想拉門進去，忽然門被推開了，裏面出來幾個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聽到她們說：

『早日這裏咱們能進來？我說趕快來看一看！』

『可真是進不來呀！』

從她們身上的衣服，知道是工友的家屬；有的披着男人的黃外套；有的戴一頂油黑的皮帽子，她們高高興興的都來了；也許早飯都沒顧着吃飽，穿戴齊頂着風就來了。

當我跨進靈堂時，屋裏寂然無聲，使我感到一種悲憤的情緒，撲到心上來，我默默的閉了一下眼

請。首先走到靈位前，看到死亡家屬的名字。靈位的兩旁掛着許多輓聯，從筆體上看來都是工友們自己寫的。他們不拘於形式，把久悶在肚子裏的話寫了出來。有一付看完後，感到自己身上輕快多了，特別多讀了兩遍，才把它記了下來：

看過去黑暗之社會專制獨裁的天下大肚皮怎說怎有理  
瞧現在光明的宇宙解放自由之國家窮小子有冤也能伸

這時有一位工友過來招呼我，他說這一次會佈置的很匆忙，隨着向我解釋着擺滿全屋東西的各種意義。我跟隨着他的口氣，才四週全部的看了一下，當時便使我在這一間面積不大的屋子裏，呼吸到工人階級偉大的友愛精神。

客人還沒有來，而電務段的工友也正在忙着貼最後幾張壁報。但是他們肯定的說，客人準時一定能來，不會過早或是過晚；他很客氣的告訴我：

「鐵路的錶到處是一樣的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，鐵路工人是最遵守時間的。  
電務段工友的家屬，有的和他們一早起就來了，因為她們對牆上畫的、寫的，或擺設的東西早已明白了，所以便都到劇場聚會去了。這時我想起方才那位工友對我說的：

「今天窮人不但活的翻身了，連死的也翻身了。」可是應當加上一句：女人也翻身了。她們也感到這是自己的事，所以便熱心的老早的到了會場。

聽見那位工友說的話，我便性急的看起來：牆上貼滿了畫、報紙；屋裏擺滿了各種東西：那是皮大衣，那是布，那裏是毡鞋、毛衣、毛褲、大人衣服、小孩衣服……還有一袋一袋的糧食以及金銀首飾。最後我看到了那個金鑰子了，它閃耀着金光，被放在一個小碟子裏。這些東西才是在訴苦祭祀死

者大會後，電務段工友於一天半的時間捐出來，幫助其他貧苦工友的東西。從他們的部份壁報和捐出來的東西，很清楚的擺出了兩個世界：一個是過去；一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。過去的是被欺榨；今天是窮哥兒們翻了身和相互團結友愛着。壁報上一封工友鄧立清給趙錫舜工友的信是這樣寫的：

錫舜工友：

追悼會開會時，我坐在你身旁邊，看見你穿的褲子，確實難以遮體了，擋風恐怕是更不可能。

現在這條褲子是我往日穿的，雖然它不新，但比你那條還強一點，希望你不要嫌乎，多少也可擋點風，穿上罷。

又一個消息這樣寫道：

王玉雪拿出他母親臨死時給他的紀念品金鑰子一個，互助給貧苦的工友。

看完這些後，我是多麼想澆和他們認識啊！

在壁報上看來，在訴苦會他們找到了窮根，挖到了過去窮人爲什麼受大肚皮、有錢人們欺壓的原因。招呼我那個工友對我說：當他們訴說出父母是被大肚皮、地主逼死的時候，他們都是泣不成聲的喊了出來，要向喝窮人血的大肚皮、地主復仇。女工友孫志傑講到被舊社會壓榨的情形，幾次暈了過去，但她還是要繼續說下去。最後是一位工友送出來一針強心劑，她才把她的冤苦全訴了出來。起先她還怕他那逼她當女招待的丈夫來找她，什麼事情都不敢說。可是全段的工友替她擦了腰，她那吃喝嫖賭的丈夫要來找，就押起來關他。自那次訴苦會後，她被過去遭遇刺激太深，記性不強的腦子，也比從前清晰得多了。而且這次演的劇就是由她身世編寫的『邁出地獄上天堂』，還是她去主角。

會場的人漸漸多了，把門口都淤塞住。忽然一位工友高聲的喊：

「諸位首長，請往裏走，從這裏看到那邊。」

擁擠的行列向前移動了一下，但是那位工友又喊道：

「各位工友，這都是工友捐給日子艱難工友們的。可是大家的日子都是一樣的苦。」他向前走了一步又說道：「同志們，這是于朋先工友拿出他妹夫藏在他家的東西，他妹夫曾經在偽滿做過警察壞蛋，現在已經在鄉下被鬪爭了。這次訴苦後于工友認清了敵友，便把東西獻出來了。同志們，往前走。」

這時我才注意到了擺在那邊一排的東西，牆上還貼着一張于朋先工友獻出這些東西的自白書。他很真誠的講出來未經過訴苦會前的顧慮，現在他清楚認識到他妹夫就是他的階級敵人，決心把東西拿出來交給窮苦的工友弟兄們。

做引導的那位工友，又在高聲的解釋着。當他喊着客人的時候，我深深注意到他怕招待不週，而產生的拘謹形狀。也許他對客人的稱呼，煞費心機的考慮過。他曾喊過「諸位首長」，「各位工友」，最後喊着「同志」，使我感到他要做好主人的一種強烈印象。以後的日子正是要這樣的過下去呢！

全屋充滿着偉大工人階級新生的力量。這使我溶身在這個氣氛的短短時間裏，也感到自己正跟隨着他們成長而壯大着；我不由想起了我們的毛主席，我感激和愉快的笑了出來。

當我正要隨着人流，走向劇場的時候，從對面擠過來一個老太太，我看見她兩眼閃閃着光，臉上充滿着慈祥，逕直的擠到放金銀首飾的桌旁，向旁邊的招待女工友緊張的說道：

「大姐，這個——我，——她把右手的銀鐲子退了下來。」

「曹大娘，是妳，看完了嗎？」那個女工友一看是曹莉筠工友的母親，忙招呼着說。

「這個，我也捐上它。」老太太急忙把左手上的銀鐲也退了下來，一把塞到女工友的手裏，像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。

「曹大娘，它跟妳一輩子啦。」女工友被感動的說。

「人家那些有用的東西全捐出來了，我帶這個也沒有用。咱家裏也沒有什麼旁的好東西。」曹老太太很痛快的說了出來。

曹老太太轉過身走了，我看見那位女工友，手裏捧着鐲子，出神的釘立在那裏，一直望着走出去老太太的背影，才想起要把這件事出『快報』傳揚開去。

我再次留戀着會場，捨不得出去。最後是起初招呼我的那個工友，叫我和他一齊到劇場去。

「票！」我們走到俱樂部的門口，守門的工友開玩笑的向我們說。

「坐火車頭來的——免票。」領我的工友笑着說。劇場已被老人、媳婦、孩子擠滿了，我好容易在最前面的邊上找到了一個位置。工友們上上下下的忙着，一會從台上下來一個人，一會又上去一個人。他們是那樣的緊張高興。有的上下台子乾脆就不走台階，從上面往下一跳或是從下面往上竄。幕被上下的工友時常扯得離縫，須要總有一個人在那看管着。

「這是頭一抹呀，可出頭露日了！」坐在我旁邊的一個老爺子含着眼淚，情不自盡的向我笑着說。「以後日子更好了。」我也歡喜的加上了一句。

「早頭，我小兒子也在電務段，修理電綫叫電打死了，那時誰還管哪？家裏又沒有錢，我只好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賣掉，對付四塊板，才把他送出去。他有福氣活到今天，就是看一眼也好啊！」老爺子感傷着說。



台上的電鈴響了，主席簡單的報告下面是由工友自編、自導、自演的『走出地獄上天堂』及『鄧禹順逃荒』兩個劇，這全是工友親身遭遇的，而由親身遭遇的工友去演主角。接着是由工友李慶章上去講話，他有力的說出：『過去窮小子就像叫地主某在口袋裏，今天共產黨給我們把口袋解開了。我們要瞪起眼睛，瞅準誰是敵人，誰是我們自己人。』最後他提高了聲音更激昂的喊出了：『弄好三個月，兩個月預算，我們要支援前綫，打蔣介石去。』在他激昂的餘音裏，由一個年青的婦女攙扶着一個老太太走上了台，她說：

『這個劇就是演我家的事呀，過去啊受的苦，你在家哭兩聲，人家還說那是人家的房子，咱就不敢哭啦。還有一宗呢！我不是給有錢的人家奶孩子啊，把自己的丫兒餓死啦，人家不讓咱給孩子奶呀！這回八路來啦，才能把事說出來，還把咱家的事演出來，告訴大家有錢的人欺負咱們。我心裏好啦！』

『大娘，好了大娘，不要哭啦，這會不是好了嗎？』台下和大娘哭成了一片，主席也流着淚過去勸大娘。

『我好啦，在那個會場的牌位上呀，也把我孩子的名字寫上去，我就像似看見孩子啦。』老太太哭的再無力說下去了，幾個人好容易才把她扶下去。

鈴聲再響的時候劇開幕了。一共兩個劇，可是我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和台上的人共同在哭泣着。演員沒有什麼裝作，他們演出了真實的感情。台下寂然無聲，起先是有人忍耐的在低聲抽擗着，可是後來終於悶不住了，都放棄的哭着。他們看見了過去，他們要復仇啊！

天黑了劇才完，一直在回來的路上還想着『鄧禹順逃荒』。在這次的鐵路電務段工友聯歡聯苦大會中，我像從多少年代以前一直走到了今天。過去受苦難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！

## 李慶章訴苦摘錄

我今年三十二歲，當過十一年木匠，給人家抗過一年多活。也放過豬、放過牛、拾過圍子、做過零活。

小時候我祖父給人家抗活，穿的衣服前後露肉，上山打柴也赤着兩腳。他老人家天天晚上堂燈後才回家，看見兩個小孫子——我和我弟弟——兩人蓋一條又被又薄的小被，在炕上縮成一團，時常獨自落淚。早晨天不亮就起來去給人家做活，臨出去時常對我們說：『孩子！好好睡吧！爺爺去掙錢給你們買棉衣穿！』

爺爺雖是這麼說，我們可從來沒穿上過棉衣，吃過飽飯。人家財主的豬食都是把苞米用鍋煮了，而我們家吃的是苞米麵糊塗。我七歲那年過年時，人家都包餃子，我家只煮了一鍋苞米粥。我和弟弟哭着鬧着要餃子吃，家裏沒辦法，只得弄了點蕎麥麵，包了幾個菜餃子給我們。那時花銅子，十五個銅子就能買六個燒餅，可是我們吃不起，爺爺把土豆子燒焦了，用腳踏扁，說：『這是爺爺給你們做的燒餅，不好吃，好吃的咱買不起！』

我做學徒是偷着去的。學徒的生活不用說，很苦。我同一個叫王作漢的學徒蓋一個被子。手藝什麼也學不着，只是專門侍候師父。後來我祖父攢着鍋，拿着米，來把我找回去了。

十九歲那年，爺爺、父親和我，三個人都到我姑家放蠶。我姑父是個大地主。我們爺三個每年只

掙四十元錢，一共幹了三年，一算賬，除了伙食，還倒欠七十多元。姑父立刻逼着我們搬家，那時已經是臘月二十八，我父親給他磕頭，央告過了年再搬，他說：『誰等你過年，我年底結賬，你沒錢快搬！』父親賭氣一躁腳說：『好！咱們就走！在大街上住去也不受這個氣！』東西什麼也沒拿，都頂了賬，我們就空手走出來了。大年底下沒處住，幸虧有一家老子家（也是給地主種地的）留我們在他家過了個年。可見只有窮人可憐窮人，有錢人家的親戚也不如窮人的路人呵！

轉過年正月十三，爲了掙錢，我就跟着一個傭工的到朝鮮金礦去了。在這裏一幹幹了三年，三年不見太陽。在洞子裏兩塊石頭夾着肉，上邊不住地往下滴水，身上老是濕淋淋的；冬天一出洞，衣服就都凍硬了。我走時我父親不在家，他回家後問我弟弟我上那兒去了，我弟弟說：『上高麗國送死去。』不多日子，我父親便跑到朝鮮來找我。我因爲沒有賺下錢，不回去。後來我父親又來找我，這時我已經積下一千元錢，便跟他回家了。誰知道家裏因爲沒法過，已經拉下五千元的飢荒了！

後來我到哈爾濱來，住在道外十六道街。先前編笨籬（皂力）賣，以後就到電務段來幹活。我自已做的是電工，我們家可連電燈都沒有。僞滿康德八年我弟弟被電打死了，那一年我們最困難，家裏四口人，只有一條被子，吃飯連筷子都沒有，只使樹枝子對付。

我爺爺活着的時候常說：『驢糞蛋還有個發燒的日子，小子們好好幹！』我們問他什麼時候咱們才能翻身，他說：『我恐怕是趕不上了，你也許還能趕上，就是到那沒有窮富的時候就都好了。』現在想起來，我爺爺這話算說對了。自從共產黨來到之後，我便翻了身，我認識到共產黨就是窮人的家，我以後一定有多大力氣使多大力氣，給受苦難的窮哥們服務！

## 李海山訴苦

從我媽死去以後，我就和我爹給人家抗大活，十二那年就放豬，時常豬上地就被東家打罵。

記得我十六那年給張三麻子抗活，皆因我放豬晚了一點，張顯耀把我按在地下好一頓打，次後我急了，當時拿起棒子把他也打了幾下；我十幾歲小孩子那能打過他呢？他這回看着我打他了，他也急了，把我打完後就不叫我在他家幹活了，我跑到我爹那一商量，叫我爹給我想法。正在那陣子，聽說哈爾濱賣洋工掙錢多；還輕巧不累人，核計好了之後，我們爺倆就上哈爾濱去了。

到了哈爾濱很巧，遇着叫賣洋工的，我們爺倆就下去了，到那一看是修飛機場，大夥幹的都不太使勁，我們爺倆拚命的幹，不論日本子在不在，我是一個勁的幹，在這幹有三個多月吧，等一算賬，錢都叫把頭給搜啦。這時節快要到冬天啦，也不能動土了，日本子就把我們爺倆趕出來，我們爺倆一算計說咱回家吧，我爹說：『家啊！咱那有家。』當時我一聽爹的話，說的我好傷心，我就哭了，我爹看我哭他也哭，我們爺倆大哭一場，我爹邊哭邊說：『咱爺們真太苦了。』後來一個工友把我們爺倆送到電業局去賣工夫，誰知道電業局的活還累還險，天天都壓死人，我們爺倆看着這個險，不幹又不行，我們爺倆又哭了。第三天輪到我爹下地穴了；那時地穴誰也不敢下，下去十個好了能上來五個，不下又不行，等第二天我爹上來了，雖說沒有死，吓病了，在那養病又不行，我打算和我爹走，日本子又不讓，後來千方百計，磕頭作揖的才設法回了家。

這回又沒掙着錢，到誰家去養病也不行，次後只好到我姐家去養，等我爹病好以後，正好快開春，我們爺倆遂跟地主侯玉田家裏講好，我爹打更我放豬，到第二年我爹和侯玉田種瓜分青，叫我給他家做飯，年蓄月賺，省吃儉用的掙了幾個錢，侯玉田看我們掙了幾個錢，紅了眼，就串攏我爹看牌（賭錢）；我爹本來不會看牌，侯玉田說：『我給你把招。』就這樣三串攏兩串攏我爹有點活動心思，我爹是個老實人，再加上侯玉田老說着面子，我爹一想就憑侯六爺跟我一個窮小子老講面子別不開口，再說就是輸幾個也應當順順這個人情，當天晚上就看上了，一下去就沒撈着底，越輸越想撈，越撈越深，一氣把我們爺倆二年掙的錢完全輸淨，我爹一股火就病了；還正趕上那屯子鬧窩子病，連我也有病了，次後病的更厲害，侯玉田就說話了，叫我快點滾，我一想心裏很難過，在他家抗幾年活，他好容易掙幾個錢都叫他們串攏去了，這陣兒錢沒有了又病了還往外趕，我就得給他說拜年話，後來他對我說我爹不行了，得往外抬，我一看我爹還不要緊，我說：『六叔呀！你老修點好吧！我爹死了，這陣兒你把他抬出去，外頭那麼冷不得凍死嗎？』侯玉田說：『扯他媽王八蛋！還沒死？都出解屍汗了，往外抬吧！』他們一窩蜂似的把我爹抬出去了，抬到房門的時節，我爹把門一把拉住了，那陣兒我爹雖不會說話，他的哼哼聲還很大，侯玉田把我爹的手從門上拉下，抬着我爹就送到場院去了。次後不大一會兒，我爹的哼哼聲響更大了，我又起不來病的很厲害。次後聽我爹的聲音好像小了，我真急了，當時咬着牙挺起來，一點點的爬出去，好容易爬到了我爹的身旁邊，我用手在我爹的嘴上一摸，還有一口氣，我想這樣再凍下去準死，自個一傷心就昏過去了。在我醒的時候，侯玉田站在我身旁，罵我說：『叫他倆死在一塊吧！往棺材裏裝！』我自個說不能死呀！六叔你老做點德，千萬別往棺材裏裝，侯玉田說：『快裝，快裝！』在這個時候我姐夫來了，他說：『先不要裝，看那樣死不

了，後來要再重就到我家去。」侯玉田當時答應了，我姐夫把我搵到房裏去，他就走了。侯玉田又進了房，問我說：「你爹吃藥錢和買棺材錢這麼些你能給嗎？」我說：「六叔你老放心，我好了掙錢一定給你，一年不窮二年，早早晚晚準能還够你。」當天晚上侯玉田告訴我爹已經死了，你就不用帖着了，我那會兒說不上怎那麼難過，我的眼淚都乾了，他又說：「得找個人看着你，別死在屋裏。」次後我說：「好吧！」遂僱了一個姓王的看着我，侯玉田告訴我爹的說：「看他不行就往外拉，不要死在房裏。」頂過半夜吧！我覺着心裏難受，昏昏沉沉的我就過去了，等醒來之後一看身上是姓王的老頭給我蓋的麻袋，我出了一身透汗，自個覺着輕巧一點，心裏也有了底。不一會兒，侯玉田又來了，問我說：「你怎樣，心裏有底呀？不大離就敢快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心裏有底。」

從打出這一身透汗之後，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見好，侯玉田告訴我坐着不許可我躺着，他對我監視的特別厲害。等我的病剛剛見點好，能支持一些了，他叫我給他們做飯，我不幹不行，強支持到鍋台旁邊去取米，身上一點勁也沒有，把一個盆打了，他立時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，他的小老婆叫我給他劈柴火，我說不能劈，她有氣了，自個去劈把碗架子磕倒了反而怨我不給他劈，又打了我幾下子，他當時又和我要錢，我說沒有，他說你有東西也行，我說家裏就有一個小破櫃，他說你家還有一個吊爐呢？我不願意賣他迫我，沒法就把吊爐拿來賣給他，明明能值一千多元錢他只給三百元錢就買去了。

這陣兒又快到講活的時候了，他又使上了手腕，叫我再給他抗活，說給我一垧好地種瓜子，另外還給我八百元錢。我和他講好了；地是上等地，不論大小工都由他出。我自個也很滿意。等到種地的時候，他給我的却是最壞的地，我問他，他說這地好，我說不好，後來他沒啥說的了，許可多給三畝

地，等種上了後，我一打聽別人，人家都說六畝地，我問他，他說是一垧三畝，我也沒法跟他爭，只好吃點虧，等到瓜子出來以後，被蟲子都給吃了，我坐地裏傷心的哭了一場，我說：『不要地了，給我錢吧！』他說：『那有那個好事，你想法把那點地種上。』後來我到很遠的地方買來的豆穀子，一共是三升，他說他給種，打發我幹別的去，不叫我，他給種的特別稀，才用了一升穀子，剩下的穀子他用了。到秋天一割才割了一百二十捆，收到場院，他明明知道我用錢，他就是不給我打，我催他好幾回還不給打，次後我想把割下來穀子要賣給後院的老王家；跟老王家一講就妥了，給二千五百元錢。偏偏又叫侯玉田知道了，他到老王家說：『你們這家人家真一個路』，人家小孩子幹了一年不容易，爲啥化那幾個大錢，買他那些穀子。』王家一想這事情也對，若是買的話好像佔便宜是的，說啥也不要了，我跟侯玉田說：『你爲啥不叫我賣？』侯玉田說：『你等着櫃上有工夫給你打多好，何必賣呢！』我說：『等不了啦，再等幾天更冷了我還得買衣服呢！』侯玉田說：『那你實在等不了，就賣給櫃上吧！何必賣給外人呢。』我說你要也好，侯玉田說：『我也不少給你，照着七百塊錢。』我

說：『人家老王家給我二千五百塊錢，那能差那些呢？』當時侯玉田急了，他說：『你願意也得幹不願意也得幹。』我一想眼睜着到了冬天啦，我怕他把我趕出去，我又和他好好說：『你老不在乎這幾個錢！』次後只給一千二百塊錢，我只好吃虧，一個窮人有啥招可想，他又說：『你不要街上買布了，我家裏啥布都有，還不能多算錢。』我就在那買了十幾尺布，拿到我姐姐那去做，誰知道那布太硬了做不上，拿回去換他又不可，只得用那布好好歹歹的做上了，我問他布的行市多少錢，他老說好說，不能多算，到了算賬的時候，壞布合我十二元一尺，別人只賣六元錢，多合一半，黃棉布合我二十五元錢一尺，別人賣十八元錢，他還問我貴不貴？我說別人好布賣十八元錢，壞布賣六元錢，他

說：『我這行市不貴，你若是怕貴給我布。』本來他也知道我沒有錢買布，我又吃一下子虧。另外，我爹死那陣用他一口棺材，合我七百元錢，那陣棺材好了值三百元錢，我一想吃虧吃到底吧！只要不外趕就行了，次後屯子哄哄鬧鬧爭了，都說勞金能分地，侯玉田對我說：『鬧誰他也不能鬧咱們爺們，咱爺們有人。』我一想也對，人家有錢啥都買動了。次後他叫我走，我不願意走，他說虧他錢不要了，另外又給我五百元錢，我想要走，另一個勞金告訴我別走，說是幾天就能分兩垧好地，我聽着這話很樂，在我姐姐家裏等着分地，等幾天也沒信，侯玉田上我姐姐家裏去看着了我，他說：『你等着分我的地呢！那你可瞎想，你也不想，我們家你六哥當上了大官，誰還敢分我呀，那不胡想呢！』我一想對呀，別等着了，次後我就參軍了，之後聽說把他抓住了，我打算立時回來搞他，因我們上珠河開沒能去，到珠河以後，聽說把他槍斃了，我這口氣才出了。

（常安區積極份子訓練班姜樹人記錄）



# 老曲頭吐盡了苦水

劉相如

## (一) 一張呈狀

于其孝在僞滿時，任敵僞村長，依敵人勢力連害二條人命案子。民自幼家貧，勤儉立業，兒女成人，吾心甚喜，可樂晚年。誰料禍從天降，於民國三十年，于其孝僱用伙計，是年因人事缺乏無處僱用，而于依財估勢強僱吾子，吾子爲人老實無能豈能與其反抗，只得遂其所欲。吾子自到其家後，日出即作，日沒不休，日夜辛勞，非人生活。來年青黃不接，傭人漸多，于見吾子年幼，又加工資較高，因此日常作活，更加苛薄，吾愛吾子年幼氣力未成，只得將吾二子到于家代替，于其孝連尋事故，活計更加繁重，只得辭退回家。年底，吾與于算理賬目，當時于其孝大發咆哮：『我這些伙計都不該工錢，爲什麼就該你的？』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，吾家寒貧無爲只得忍氣吞聲，作爲罷休。誰知于野心未化，於民國三十年秋，敵人要勞工，凡年滿二十一歲者都到村上抓球，蒼天有眼吾子幸免，誰知狼心狗肺的于其孝，受到他人賄賂，藉口政府有命令，指定吾兒出勞工，僞滿時代誰敢反抗，一家老少哭哭啼啼送子前往，三月已過吾子逃回，可恨于又將吾子捉回，未到十日吾兒又復逃回，于又來抓，吾兒驚駭成疾，勞累損體，當患一疾，滿腹腫疼，命喪黃泉。試問于良心何在？來年四月于狠心未解，又指定要我軍用牲口，吾家以農爲業，沒有牲口如何耕種，但于有錢有勢，只得俯耳唯命，可